

解放軍文藝叢書

志願軍英雄傳編輯委員會編

志願軍英雄傳

二 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志願軍英雄傳 二 集

志願軍英雄傳編輯委員會編

★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〇〇三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字數：306千

開本33.5"×46" 1/32 印張13 $\frac{1}{4}$ 插頁3

一九五六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01—18000

定價 (5) 2.80元

目 次

紅旗飄揚在空中	輕 影 王守勤	(1)
最後一滴救急水	冷 楓	(46)
空中指揮員	許劍羣 諸 辛	(60)
永遠向着勝利	文大家	(93)
絕不後退	王 彬	(111)
黃江橋畔的高射炮手	房亞田	(129)
地雷搬家	張 捷	(152)
堅強戰士	巴 金	(163)
揭破定時炸彈的祕密	殷步實	(188)
對空射擊手	郝漢生	(198)
“丹型水鶴”的創造者	輕 影	(213)
地下堡壘	夏 光 林 三	(226)
無名高地上的英雄	夏 光 林 三	(250)
炮兵的眼睛	張 釗	(265)
开辟前進道路的人	胡廷寬	(287)
黃家富	楊 朔	(305)
新生的力量	王德瑛	(325)
爆破手	集 成	(343)
在那些艱苦的歲月里	文 汗 若 冰	(354)
陣地戰	蕭 琦	(381)

紅旗飄揚在空中

輕 影
王守勤

楊連第，天津市北倉鎮人，一九一九年生。一九四九年二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一九五〇年九月曾出席全國工農兵勞動模範代表會議。同年十月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歷任副班長、副排長、副連長。一九五一年三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九月曾出席全國鐵道勞動模範代表會議。十月曾應邀列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五日在朝鮮平安南道搶修清川江橋光榮犧牲。中國人民志願軍領導機關特決定追記特等功，授予“一級英雄”稱號，並命名楊連第生前所在的連隊為“楊連第連”。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授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英雄”稱號，同時授予金星獎章、一級國旗勳章。

—

大炮在四面八方隆隆響着。

天津市街上一片混亂。人民解放軍的一支野戰部隊浩浩蕩蕩地從關外開進關來，天津外圍國民黨匪幫的據點一個一個地被

肅清。城市在包圍中。

人們都感到解放的歡樂將要隨着一九四九年的春天一起到來。在天津市街上一家鞋店里，有一個做鞋工人楊連第特別覺得興奮，每一聲炮響都使他增加一陣歡樂：“眼看就要翻天覆地，天下大變了！”

這振奋人心的炮聲，對楊連第一點也不陌生。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的時候，他正在離天津不遠的楊村當小工，整天爬桿子掛電綫。突然八路軍的游擊隊打進了楊村，日本鬼子和偽軍逃跑了，受苦的工人們得到了自由。那時候，楊連第看八路軍說話和氣，買東西給錢，個個挺好，他就和戰士們交了朋友。很快地，他也知道了八路軍是共產黨、毛主席領導的人民軍隊，也聽說了解放區老百姓過着自由幸福的日子。他很想立刻參加這個隊伍。

卻沒料到國民黨佔了天津後不久，游擊隊就從楊村撤走了。楊連第又留戀又難過。但是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終於到天津一家鞋店里去當工人。

人們滿以為日本投降了，該過好日子了，可是國民黨匪軍的打人、搶劫和苛捐雜稅簡直就是“二日本”！楊連第白天黑夜的替老板做着皮鞋，腰酸背痛，眼睛也熬紅了，却每天掙不到几斤苞米面。一家人吃也吃不飽，穿也穿不暖。三年多來，楊連第一直想念着這個隊伍……

現在，這一陣陣的炮聲使他再也等不下去了，他恨不得立刻找到八路軍。就在一天夜里，他趁着混亂，一個人悄悄地走出天津，爬過敵人的壕溝，一口气跑回了他的家鄉——北倉。

北倉距天津只十八里地，緊靠着公路。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胆小的人都關起門來躲在家里听炮響，楊連第和他的弟弟却

站在家門口時時向前張望。

天亮時，公路上開來了一輛吉普車，從車上走下幾個戴大皮帽的軍人。楊連第一看見，就走上前去問：“你們是不是八路軍？”一個軍人回答：“我們過去叫八路軍，現在叫人民解放軍，來解放天津的。”楊連第急忙握住他的手：“同志，可算把你們盼來了！”

這是解放軍的一個指揮員，帶着參謀人員來看地形。楊連第和他弟弟立刻把天津周圍的情形詳細細說了一遍，告訴他們什麼地方好打，什麼地方好進。那個指揮員一面聽他們介紹，一面查對地圖，最後笑着說：“老鄉，說得很對，謝謝你們！很快天津就要解放了！”兄弟倆戀戀不捨地目送着吉普車飛快地開走。

解放軍的大炮、汽車和各路部隊像洶湧的潮水向天津近郊流去，長長的行列一眼望不到頭。接着，炮聲、槍聲狂風暴雨似地轟鳴起來，遠處煙霧騰騰。北倉的老百姓這時都開了門，組織起來給解放軍運糧送草。在炮火紛飛的路上，有兩個年輕人肩上套着繩子，拉着滿車的彈藥，走在民工隊伍的最前面。這倆人就是楊連第和他的弟弟。

烏雲吹散，太陽出來，天津解放了！男女老少一齊湧上街頭，熱烈歡迎人民解放軍。

過不幾天，楊連第就告別了父母、妻子、弟弟和兒女，叫上他的朋友——一起干過活的架子工趙世全、高鳳鳴等，還有他的堂叔——老架子工楊萬生，一起參加了人民解放軍鐵道兵部隊。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的下午，駐在灤縣的部隊歡迎新參軍的技術工人。楊連第、楊萬生、趙世全被分配到了三連。戰士們跑出村外很遠迎接他們，把他們圍起來，握手，親親熱熱地問

好，搶過行李給背上。楊連第還沒有走進房子，心里就感到了異常的溫暖。

組織上為了照顧他們的家庭生活，決定他們都按薪金待遇。連部怕他們剛來部隊不習慣，專門收拾出一間潔淨的房子，讓他們單獨住下。戰士們搶着給他們送飯，晚上搶着把炕燒暖，一有空閒就來找他們談天，問長問短，向他們學習技術。他們好比孤兒忽然投到了慈母的懷抱，真是做夢也想不到啊！楊連第整天歡歡喜喜的，晚上躺下，興奮得睡不着覺。他想：“革命隊伍多好啊，可是自己剛參軍，對革命沒有貢獻，受同志們这么大的尊敬和照顧，真慚愧！”楊連第在興奮之中也多少有點不安。

連指導員是一個很謙遜的人。他給大家上政治課，講革命人生觀，講目前形勢，講的又通俗又詳細。楊連第越聽越對勁。平時，指導員也常找他談話，給了他很多幫助。楊連第很快就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他越懂得多就越和戰士們親近，越親近也越覺得同志們個個都是親兄弟！他在那間潔淨的房子里坐不住，沒事就到伙房去，幫助炊事員挑水、劈柴、做飯，也常到班里替戰士們出公差、揹糧、揹柴。後來他除了睡覺，簡直离不开戰士們了！當楊連第編到二班的時候，他早和二班班長刁樹貴等成為知心的朋友了。

部隊接受任務，三連擔任了修復石門車站到北戴河鐵路線上各橋樑的工作。楊連第隨隊到了七十六號橋。開始是修橋墩，白天灌混凝土，晚上還要澆一次水。澆水本是戰士們的事。楊連第看同志們勞累了一天，過意不去，他就每天晚上跑六七里地到橋墩去澆一次水。這樣他才感到松快一些。

澆完混凝土就是移樑。七十六號橋是雙綫，下行綫有一孔鋼樑被敵人炸毀了，上級決定把上行綫的鋼樑移到下行綫來，保證

一條綫路先通車。當時沒有起重工具，移樑是一個大困難。大家的眼睛都望着新來的技術工人，請他們想辦法。楊連第被責任感所激動着。他不斷地觀察，不斷地思索，辦法被提出來了。戰士們按着他的辦法，在鋼樑底下搭起枕木架，用短鋼軌撬起鋼樑，再往上墊枕木，這樣一点点起高，把鋼樑頂起來放在鋼軌上，然後，抬上平板車推到下行綫來。移樑、架樑的工作成功了！

“楊連第同志真有辦法，稱得上是我們的‘師傅’！”大家都這樣說，指導員也鼓勵他：“你想的辦法很好，給大家解決了大問題。”楊連第心里十分痛快，想着在舊社會自己做過多少事，出過多少力，但換來的都是飢餓、打罵和嘲笑。他有生第一次得到了這樣真誠的鼓勵和安慰！

緊接着是搶修七十一號橋。這橋的二號橋墩被敵人炸毀半截，必須把墩頂剷平，才能重新打混凝土架樑。墩頂只有很小一塊地方，幾個人擠在上面用鎬頭刨，施展不開，洋灰只一小塊一小塊的往下落。進度太慢了。

楊連第看出了竅門，抄起一根撬棍，爬上墩頂，把撬棍插進裂縫，用力一撬，洋灰呼啦啦地掉下了一大塊！這一來，用的人少，速度却快多了。同志們越干越起勁。

大伙正干得起勁的時候，楊連第用力過猛，突然失腳從七公尺高的墩頂上摔了下來。頭跌破了，暈了過去。同志們都吓慌了，班長刁樹貴急忙組織大家把他抬回家去。

當他睜開眼來，指導員正坐在炕邊，手撫在他的額上試着溫度。

“摔得怎麼樣？”

“不要緊，指導員，年輕人磕着碰着點沒有關係，你放心

吧！”

說着他掙扎着坐起來，指導員趕緊把他按下，不讓他動。醫生給他換了藥，打了針，炊事員送來點心、面湯，指導員親自接過來，端到楊連第的嘴邊。

楊連第再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淚，他說不出一句話，只接過碗來大口地喝下去。指導員知道他的心情，臨走安慰他說：“革命部隊就是咱們的家，互相照顧是應該的，你不要心里過意不去。好好休息吧！”

指導員剛走，連長又派了和他同班的戰士趙才來專門照顧他，要他至少休息三天。楊連第叨念着工作，又想掙扎起床，趙才忙把他按倒，給他蓋好被子，安慰他說：“楊連第同志，你不要急，養好了再上現場。”趙才左右不離開他。他要上廁所，趙才趕忙過來攙扶着；他要喝水，趙才雙手端到跟前……楊連第後來像哀告似地對趙才說：“好兄弟，你看我就是頭上破了一層皮，不要緊！你不要管我了。”趙才說：“不能這樣說，人是肉長的，破一層皮也是疼的！”

楊連第長久地沉默在激動里。第二天他實在忍耐不住了，堅決走到了現場。

工程任務完成的時候，參軍工人的薪金發下來了。上級要他們按各人的技術高低和能力大小重新評定一次。楊連第首先提出：“我父親和三個兄弟都能勞動，家里有吃有穿就行了，不需要那麼多薪金。咱是革命來了，不是為了掙錢！”這一番話使他的堂叔感到很突然。楊萬生用奇怪的眼光望着他，心里在想：“這是過去沒有的事呀，連第真變成另一個人了！”

“大軍打到哪里，鐵路修到哪里！”解放戰爭的勝利形勢飛

快發展着，鐵道部隊提出了動員口號。一九四九年六月，楊連第所在的部隊接到了南下修通隴海路的命令。

楊連第決心南下，楊萬生却不願南下，有些參軍工人拿不定主意。于是楊連第動員這個，說服那個。一次，楊萬生和他爭論起來：

“連第，你就把一家人扔下，遠走高飛嗎？”

“這是什麼話！正是為了消滅反動派，保住家鄉才隨軍南下，怎麼叫扔下一家遠走高飛？你看那些老同志，誰個沒有父母、家庭，為什麼從關外打到關里！”

“也不和你父親商量商量，他能同意嗎？”

“不同意，怎麼讓我來參加解放軍！”

“那你不怕南方蚊子咬，受苦生病，水土不服嗎？”

“連日本鬼子、工頭的打罵都熬過來了，怎麼怕起蚊子咬來！過去挨凍受餓都不在乎，這回倒怕不服水土！你這是說的什麼話！”

叔姪倆一句頂一句。楊連第被問得不耐煩，楊萬生也生了氣。

“那好吧，你走你的，可是不能拉別人！”

“指導員講過，革命要靠自覺，怎麼算拉！人家看你不好，還不要哩！你當這是國民黨的軍隊嗎！”

楊萬生大聲吵起來：“不要就不要，就要你一個好了！”

楊連第也火了：“吃着人民的飯，拿着人民的錢，到這要勁的時候，却抽後腿！參軍三個月了，一點不進步，真是老落後！”

楊萬生口噴着唾沫：“我是老落後，我看你還是小頑固哩！”

兩個人是第一次吵嘴，而且吵得這樣兇，楊連第連耳根都是通紅的。聲音越吵越大，大家聽到都圍攏來勸解。班長刁樹貴忙把楊連第拉走，過後又向指導員作了彙報。

指導員找來楊連第，先表揚了他政治上進步快，革命堅決，工作積極；接着就批評他對楊萬生不耐心說服，大吵大鬧不能解決問題。指導員告訴他，像他叔叔這樣久經折磨的老人，一時想不通是不奇怪的。楊連第開始聽了不大服氣，听着听着可就明白過來了。楊萬生是老工人，是叔叔，更重要的是參加了革命是同志，應當耐心地給他解釋，不應該發脾氣。

第三天訴苦大會開始，楊連第在會上把在舊社會做工的苦楚一齊吐了出來。那是一連串的什麼樣的日子呀！——當學徒，看着別人的孩子受父母撫愛，年幼的他却在老板、師傅的打罵下做成人的活；當小工，不管多少斤重都壓在他肩上，常常累得倒在地下爬不起來。那時候，他一到家就渾身衣服被汗浸的像洗了一樣，時常一句話不說，一口飯不吃，倒下去蒙頭就睡。有時，餓得受不住，只好喝上幾口涼水昏睡過去。就這樣挨餓賣力氣，登高爬桿，還要挨日本鬼子的洋刀，國民黨警察的皮鞭，他的臉上、身上常常是青一塊紫一塊……

楊連第訴着訴着，就激動起來，話到嘴邊却一句也說不出來了。指導員讓他坐下等一等再說。接着，參軍工人們爭先恐後地站起來訴苦，只有楊萬生低著頭不說話，泪水卻已滴濕了他腳下一大片土。

訴苦會剛完，楊連第又站起來說：“我前天和我叔叔楊萬生吵起來，我不對，我錯了。我們是同志，有什麼說不過去的呢！”他指着楊萬生說：“叔叔，你是四十多歲的人了，走南闖北的當了半輩子工人，還是一個光棍漢……”不等楊連第說完，楊萬生

把眼泪一抹也站了起来：“連第，什么也别说了，过去受的罪，我一辈子忘不了，现在我也明白了。連第，我也南下，咱们手拉手跟着共产党、解放军干吧！”

二

在横贯东西的隴海路（洛陽到潼关段）上，叢山之中有一座全國聞名的高桥——八号桥。桥高四十五公尺，横跨在兩山中間。这座桥还是在一九二二年由法國、比利时的工程师們共同設計的，前后費了四年時間才修建起來。一九四四年日本鬼子侵入中原，國民黨軍隊把它徹底破坏了。日本投降后，國民黨在美國“工程使節团”的“帮助”下，費了兩年多的時間，也沒修好。以后蔣匪發動大規模的內战，又把高桥破坏了。現在，为了解放大西北，必須修通隴海路；要修通隴海路，不先把这座高桥修好，那就是“插翅也难飛过”。因此，“架起八号桥，修通隴海路，解放大西北”的号召，立刻响亮的提出來，楊連第所在的团便接受了三个月內修复八号桥的光荣任务。

团长、政委向部隊作了动員报告，随即帶着全团最好的、出色的架子工高鳳鳴、趙世全、楊連第、楊万生到八号桥观察地形。各連隊也都輪流着到桥下來察看。

这里山勢飛陡，地形險要。在桥下的澗河兩岸上，鉄片、坏鋼軌、碎石、炸坏的洋灰塊散了滿地，到处都是敌人破坏的痕迹。現在，兩山之間只剩下五座遍体鱗伤的洋灰桥墩，像千年古塔似的孤零零地矗立半空。人站在桥下抬头一看，只觉得墩頂在云層中乱晃，叫人眼花头暈。高的真是驚人！

附近老百姓听说解放军要修高桥，很多人都觉得稀罕，跑來

看新鮮。

一个六十多歲花白鬍子的老漢拉住一个战士的手問：“同志，你們打仗是沒个比的，修这个恐怕……哎，你們打算多長時間修起來？”

战士伸出三个指头。

老漢忙問：“三年？”

战士笑了：“三个月。”

老漢驚訝地倒退兩步，瞪着眼張着口，好半天才說：“你們用什么机器修？”

战士握緊了兩個拳头說：“用兩只手！”

那老漢什么也沒有再說，唉了一声，搖着头蹣跚地走了。

这五个桥墩已被炸毀得高低不平，必須登上墩頂去把高的剷平，低的补足，才能往上架樑。当前第一个大問題是：怎样才能登上这些一望就要头量的墩頂去工作呢？

工程部門最初研究搭鋼索吊桥。办法是在桥樑兩端，用木架打樁，在木樁后边十公尺的地方，用捲揚机經過木樁，架起兩条鋼索，綁上滑車，用“吊斗”运送人和材料到各个桥墩上去工作。但是这样粗的鋼索一时買不到，細了又不行；再是兩岸又都是石板地基，不能打樁。于是工程部門提出第二个办法，打算圍着桥墩搭圉架，一層一層往上綁。这样就需要脚手桿兩万根，鉄絲五千公斤，可是碰巧洛河便桥被洪水冲垮，交通中断，材料运不來；同时技術人員計算出，即使有材料，綁起來木架太高，也支撐不了。

嚴重的困难擺在面前了。

通車期限很緊迫，日子万万拖不得。連隊里普遍召开“諸葛亮會議”，大家都在出主意，想办法。架子工們集合在一起研究。

楊連第整天圍着橋墩打轉。

他看到橋墩四面都是平光光的，只有在向陽的一面，上下每隔三公尺就有一塊鉄夾板突出來。這是以前修建橋墩時留下的。他想來想去，只有這鉄夾板可以利用。

他在會上提出：做一個帶鈎的桿子，鈎住鉄夾板順桿往上爬，搭“單面雲梯”登上去。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有人同意試試看，有人認為太冒險，怕上到半腰掉下來。楊萬生更着急，他怕楊連第楞頭楞腦出了事。不管怎麼說，他還是疼姪子的。他在會上想把這意見壓下去：

“連第，橋墩這麼高，可真危險，你沒听這裡老鄉常說：‘八號頂，八號頂，失足摔成餅！’以前興許是摔死過不少人哩。可不能瞎鬧！”

楊連第却回答他：“哪有那么巧的！人是活的，多加小心就行了。再說，看着這大困難心裡着急，我有多少力量都要使出來，上級和同志們會幫助我的。”

領導機關和工程部門研究了楊連第提出的辦法。第二天，營長找到他說：“團里來了電話。上級對這個辦法很重視，但是為了防止發生危險，還要繼續研究，慎重考慮，所以暫緩實行。”楊連第又高興又着急，回到連里一說，楊萬生一拍大腿：“你看怎樣？上級不能叫你冒險，好好等着吧！”楊連第說：“不能等，上級在研究，咱們也研究，越快越好！”

一個月過去了。

前綫的勝利消息不斷傳來，橋旁不斷地過着一羣羣俘虜，戰綫已經推進到了酒泉。九月里，豫西虽然是初秋，前方却已開始下雪了。堆積如山的棉衣、冬裝急等着運向前去。兵站上的同志一天跑几遍，催問什麼時候通車。

這些天來，營長、教導員反復研究着各種辦法。楊連第在他們支持下更有信心。他一次又一次地察看墩面的鐵夾板，發現每一個鐵夾板上都有幾個直徑約五公分的小圓眼。他想：如果把鉤子套進圓眼里，順桿爬起來就保險多了。他又找了鐵工班的同志們研究鐵鉤的樣式，不斷地給他們畫圖，比量，講解。鐵工班終於按照他的意見，打出了一種登高用的帶鉤桿子。

上級經過仔細考慮，確信楊連第當過電工、綁架工，有多年的登高技術和經驗，批准了他的辦法，同意進行試驗。

楊連第第一個舉起長長的帶鉤桿子，鉤住第一塊鐵夾板，身子矯健靈活地順着桿子爬了上去，然後兩腳穩穩地扣住桿子，騰出手來接過下面遞上來的腳手桿，再用鐵絲緊緊綁在鐵夾板上。另一邊，趙世全也同樣爬上去綁好豎桿。參加登高的其他十七個同志，在下面隨着他倆把橫桿一根一根的綁上去。

楊連第一面登高，一面鼓勵着別人：“同志們！小心着點，站穩腳跟哪！”班長刁樹貴仰着頭說：“楊連第同志！多留心你自己吧，我們緊跟着哩！”

云梯一節一節地升上去，人影越來越小。登到離地面約三十公尺的時候，鐵夾板稀少起來，相隔的距離由三公尺延長到五公尺，帶鉤桿子够不到了。

寒風越過山頭吹來，楊連第在高空來回搖晃。

“怎麼辦？上不去了！”趙世全說。

“別發愁，想辦法！”楊連第安慰他。

下面的同志們很擔心，勸他們下來休息。楊連第拒絕了。

他鎮靜下來，想了一會，喊着叫底下的同志挑選一根最細最長的桿子，綁上鐵鉤遞給他。他盡量把桿子往高舉，可是仍然够

不着鉄板。

趙世全長長地嘆了口氣。刁樹貴仰着脖頸喊：“楊連第同志，不行就休息一会吧！”

楊連第喘了口氣，用一只手举起長桿，这时要有一个能抓能扶的东西多好啊，可是什么也沒有。于是他伸出另一只手，輕輕按住那光溜溜的洋灰墩面，然後蹣起脚來，只用兩只脚尖踏住那窄得不到一寸寬的鉄夾板，这样，長桿剛剛够到上面的鉄板。他一身又一身地出着冷汗。

下面同志們的脖頸都酸了，心在撲通通地亂跳。这是什么样的險工啊！人懸在那样高的半空中，唯一可以攀搭的东西就是那光光的墩面和那鉄夾板。不是把生命置之度外的人，不是把革命任务看得高于一切的人，不是胆量極大而心又極細的人，誰能做得到啊！这时現場上安靜得沒有一絲响聲，只听山头寒風在呼呼吼叫。

楊連第極力鎮定着自己，慢慢地一点点地把鈎子对准鉄板上的圓眼，輕輕地套了進去。他喊了声：“同志們上啊！”随着把身子一縱，三把兩把輕輕巧巧地爬了上去。

趙世全增加了勇气，跟着爬了上去。登高、綁云梯的工作又繼續進行起來。

在最緊張的時刻，团首長們來了。团長掏出紙烟，讓登高的同志往上遞，每人都要抽一枝。然後，他仔細檢查遞上去的桿子和鉄絲是否牢靠、結實，並且一再囑咐同志們千万留神。政委讓現場政工組同志赶快准备好紅旗，要登高的同志往上傳：“全团都在注視着你們，支持着你們！你們是修復八号橋的先鋒！光榮属于你們！”

但是新的困難來了。快要登到墩頂時，有一塊突出的墩帽攔

住了路，筆直的長桿不能拐弯，眼看又够不到上面的鉄夾板了。

趙世全眼巴巴地望着楊連第吸起烟來。楊連第說：“老伙計，不要洩氣，有辦法！”

原來他看到從墩頂上搭拉下來一條炸坏的鋼軌，他正好隨身帶着繩子。他把繩子從腰里解下，抓住一頭用力往上扔過鋼軌，讓另一頭垂下來，然後抓緊繩子，雙腳蹬着墩面，像盪秋千一樣，身子向上縱一縱，騰雲駕霧般地登上了墩頂。下面有些人低下頭，不敢向他望了。

八十二根腳手桿全部綁完時，正是下午一點鐘。

一面勝利的紅旗插上墩頂，呼啦啦地迎風飄舞。楊連第站在高空長長地吁了口氣，看着紅旗微笑起來，一身冷汗現在變成一身熱汗了。橋上橋下一片歡呼。同志們喊起口號，敲起鑼鼓。附近老百姓都跑來看，整個山溝沸騰了！

在人羣中，又出現了那個鬍子花白的老漢。他驚喜交加，滿面笑容，掙着鬍子口口聲聲叨念：“你們是神兵！這是天梯！”一個看了十多年橋的老橋工尙玉昌讚嘆地說：“聽說橋墩上有人，我想除非是天上掉下來的。出門一看，果然半空中紅旗飄飄，人影直晃。這事除了解放軍，誰也辦不到啊！”一個鐵路管理局局長向戰士們說：“我是幾十年的老工程師了，從沒有看見過這樣驚險的工作，我算佩服了你們鐵道兵！”……

當天，戰士們在橋墩上刻下了參加登高的十九位同志的名字，留下了永遠的紀念。

剷平橋墩的工作開始了。工程最艰巨的是二號橋墩，需要剷掉二十六立方公尺才能和其他橋墩拉平，但是墩頂只三公尺寬，如果用人工一點一點地往下打，兩個月方可完成，而期限只有十